

靜軒筆記卷十四

劉文莊公遺書

儀禮之名

漢書藝文志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注韋昭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三百舉成數也師古曰韋說是威儀三千乃謂冠婚吉凶蓋儀禮是也

賈疏謂儀禮亦名曲禮引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為證中庸作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三處大同小異王應麟困學記聞云朱文公從漢書臣瓚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謂威儀三千也後人多宗朱子之說言以儀禮為曲禮

之非按漢書藝文志周衰諸侯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
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孝宣世后蒼
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立于學宮有曲臺后蒼
九篇如馮曰行禮射于曲臺后蒼為記故名曲臺記晉
灼曰曲臺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于此行禮儒林傳
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鄉事蕭奮授后蒼蒼說禮數
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戴德戴聖慶普德號大戴聖
號小戴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按儀禮一經至
后氏而有曲臺記之作傳其弟子戴聖作記以曲禮為
首篇因而儀禮遂有曲禮之稱淵源固有自來文公始

訂正之其猶正名之意乎

古文儀禮

古文儀禮出於孔壁宜乎信而有徵矣反不得立于學宮及漢平帝時王莽立之而旋廢此漢儒重師傳而不重經文之故也其書東漢時猶在見於鄭注三禮者曰王居明堂禮曰天子巡狩禮曰朝貢禮曰禘於太廟禮曰蒸嘗禮曰中霤禮曰祀門禮曰祀行禮曰祀戶禮曰奔喪禮曰軍禮吉光片羽猶足見三代之遺汪克寬經禮補逸取周禮儀禮大小二戴記春秋三傳以及諸經之文有涉於禮者以吉凶軍賓嘉五禮統之雖多載春

秋失禮之事雜列之古禮之中令人是非莫辨然宗旨
正大不失為儒者之言吳澂儀禮補逸掇拾大小戴記
及鄭氏三禮注補儀禮之遺凡經八篇曰投壺禮曰奔
喪禮曰公冠禮曰諸侯遷廟禮曰諸侯釁廟禮曰中霤
禮曰王居明堂禮曰禘于太廟禮其傳十篇曰冠儀曰
昏儀曰士相見儀曰鄉飲酒儀曰鄉射儀曰燕儀曰大
射儀曰聘儀曰公食大夫儀曰朝事儀雖分門別類多
屬以意為之然古禮失傳得此尚知其大畧方苞儀禮
析疑由周禮以通儀禮于士相見禮辨賓反見即有燕
禮之非辨張侯下綱之文所以見于鄉射而不載于大

射之故以經解經補正古禮有功匪淺謂古文雖逸賴此諸書以存其梗槩可也

讀儀禮法

讀經得讀注疏於事已足惟儀禮注疏雖佳而未能盡孔壁篇數本五十六而高堂生所傳者只十七讀者不兼考元吳澂儀禮補逸無以知逸禮大畧而融會貫通書中東西南北左右上下若不細心體認易迷方向讀者不可不用楊復張惠言兩儀禮圖為之對證禮經傳世既久脫誤不免鄭註精而古奧費解賈疏詳而博衍難通宜讀吳廷華儀禮章句以為入學之門今人好談

新注疏咸推績溪胡氏儀禮正義讀之可以了解一切
微特于注疏未嘗寓目也竊恐其並胡書而亦未之見
胡氏于經注未能逐句詮釋頗乖舊例又盡採禮經釋
例分散于各處殊不便于初學也

如初儀

初儀賈疏謂自筮于廟門至告吉教繼公斷自筮人執
筮以下吳廷華從教說張爾岐謂自進受命于主人以
下胡氏正義從其從叔祖匡憲說言當自即席坐西面
以下至告吉按如初儀而筮遠日當自受命于主人起
若從胡說筮人占之吉則告主人占之不吉則不須離

位逕自再占恐於禮未合又不能從張說自進字起蓋此時筮人旅占卒進告不吉已在主人側矣

缺項

鄭注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頰緇布冠無筭者著頰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絢亦由固頰為之耳今未冠筭者著卷幘頰象之所生也金壇段氏儀禮漢讀考毛詩有頰者弁傳頰弁貌者鄭注禮時未箋毛詩茲云著頰圍髮際云頰象生於卷幘則頰是一物非為弁貌蓋鄭注禮多用三家詩三家詩或釋頰為箇也按頰可以釋為一物而亦可以釋為弁貌鄭注詩禮

不相矛盾並非注禮在先用三家詩說而箋詩在後又從毛說也經書中虛字實用以名物字而作為品類字用者多至不可勝數如考工記輪人砥其綆讀為器物不圓之扁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因彈為滑澤之物故彈字作滑澤解蜎為灣曲之物故蜎字作灣曲解皆如是之類本經注之類為一圍髮際結項中之物毛詩有頍者弁之頍以弁下之紃一條繫于弁左頭繞頤下自右屈向上仰屬于弁其盤曲連綴之形類于頍是以云然

執冠者弁一等

鄭注升一等則中等相授按禮器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舊說士堂高三尺階三等階三等者連堂廉而言降三等即降至地升三等則不升堂者已踐廉矣此經賓降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恰好立於均等地位注中等相授中字正作均字解考工記弓人斲棼必均注中猶均也續溪胡氏正義云中等者中隔也謂隔等相授失之

母拜逆

鄭注婦人于丈夫雖其子猶使拜孔疏謂奠廟之脯重從尊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後儒拘于母子之分未審

古時跪拜情狀是以愈解釋而愈支離按是時母在闈門之外雖不在室似不至于立而待其子想必席地而坐古人跪與坐之形無大差別及受脯而拜婦人吉拜即周禮太祝所掌之肅拜彼處鄭注肅拜但俯下手今視為跪拜當席地而坐時代僅一伸手之勞無須加以粉飾視為重典謂母有從子之義屈庸敬以伸斯須之敬也

媵侍于戶外呼則聞

戶外有媵而無御蓋媵自婦家來者必有安置之處使供其職御則主人家僕禮畢之後宜復位如初故不叙

及也賈疏云不使御侍于戶外供承夫婦者以女為主胡氏正義云媵初至有徵求必資之御則御亦在焉經文省耳皆失之

不腍

說文設膳腍腍多也按典上從冊凡從冊之字皆有多義腍從肉自是盛膳肉多之謂反言之則肉少為不腍矣隆古時期以肉多少為禮厚薄宜有此想蓋腍為肉多之名物字腍腍為形況字言其肉多之狀不腍之腍則為品類字猶言肉不多因而凡言薄且少者亦皆得用之也

夙夜無違命

孟子明言毋違夫子此註及疏皆以舅姑之命按經下文毋教云夙夜無違宮事婦人從夫者宮內之事自不可違其夫命當以孟子為正

士相見

鄭目錄于士冠禮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玄冠朝服則是仕于諸侯天子之士按主人乃士之父是謂士之子冠禮也于士昏禮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按禮記三十而娶四十而仕言之此士當為士之子則亦士之昏禮也于士相見云士以職位相親始承

摯相見之禮亦謂士之相見禮也然士相見篇中多舉士見大夫大夫相見大夫士庶人見君之事其不專為士也明甚疑是經每篇之上本無士字皆後人所加耳
眾賓獻爵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

鄭子降復位注云立飲立授賤者禮簡賈疏於降洗升實爵下云降洗升實爵者以下不更言洗則以下因此不復洗矣按經下文眾賓薦有脯醢鄭注云亦每獻薦于其位位在下可知眾賓堂下立待位在南方與置洗之處相近主人降洗僅一舉步之勞眾賓既不須拜受亦不須辭洗禮之簡者也若云一爵而眾賓以次飲恐

非禮意

太師則為之洗

太師則為之洗則衆工之不洗可知所謂不洗者非不洗而祭也工立之所與置洗之處近主人之獻太師與獻衆賓之禮相同僅其一舉手之勞若衆工尤賤主人不為之洗彼飲後蓋自洗之然後授主人爵仁和吳氏章句謂人洗之按禮經中雖家臣私僕凡有職務者悉在記錄之中此洗爵之人不見于經故知其無然前經有降洗獻衆賓之長之文則知獻衆賓之亦洗獻為同文也此經中有太師則為之洗之文則知衆工之不為

洗為反文也古書義例蓋如此

遵者

按後漢書光武帝紀上擊更始郾王尹尊注遵或作尊
古人用字本有繁文遵雖有別義然在此處直尊之繁
文耳鄭注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
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又於鄉射禮大夫若有
遵者入門左注云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
之也皆以遵者為名稱舍此而外於他書無所見似嫌
牽強

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

先生為長者之稱乃仕而隱者曲禮遭先生于道又曰
侍坐于先生又曰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
越孟子先生將何之此先生稱宋桎然桎自命能罷秦
楚之兵孟子勸以仁義其人之足欽重可想而知留侯
世家四皓之中有角里先生之二人也二人稱公尤見尊貴
君子為人臣稱其主之辭乃仕而在仕者闕雖以稱文
王蓋伯子男為同等西伯之稱子猶之乎春秋鄭伯本
伯爵而子產云鄭伯男也艸蟲大夫妻以君子稱其夫
大夫無爵而可以稱子者猶之乎五等之封皆稱公也
此經之先生君子不敢勞以賓介至息司正之時請之